

爱伦·坡唯美思想研究

李慧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爱伦·坡唯美思想研究

李慧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唯美思想研究/李慧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0-15000-0

I. ①爱… II. ①李… III. ①坡, E. A. (1809~1849)-文学研究 IV. ①
I7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6982 号

爱伦·坡唯美思想研究

李慧明 著

Ailun · Po Weimei Sixiang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lkqa.com.cn> (中国 1 考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7.5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8 0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非理性主义视野下的爱伦·坡唯美精神内核	1
0.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8
0.2 国内外研究评述	13
0.2.1 国内外爱伦·坡研究评述	13
0.2.2 国内外唯美主义研究评述	22
0.3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	27
0.3.1 爱伦·坡唯美思想概述	27
0.3.2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	28
0.3.3 本书主要研究方法	31
第1章 艺术自主·唯美是求：爱伦·坡唯美诗学观探踪	33
1.1 唯美思想理论简述	33
1.2 爱伦·坡的唯美诗学观	36
1.2.1 唯美至上	37
1.2.2 唯效果至上	42
1.2.3 唯形式是美	46
第2章 恐怖怪诞 与死亡共舞：爱伦·坡哥特式小说的 唯美特性分析	64
2.1 哥特小说概述	64

2.2	爱伦·坡哥特式小说审美特征	67
2.2.1	恐怖惊悚之美	69
2.2.2	怪诞反讽之美	79
2.2.3	忧郁死亡之美	90
2.2.4	神秘含混之美	107
第3章	迷思与悖论：爱伦·坡侦探推理小说的唯美追寻	118
3.1	爱伦·坡唯美思想与其侦探小说价值考辨	118
3.1.1	侦探小说概述及爱伦·坡侦探推理小说的 产生背景	119
3.1.2	侦探推理小说的雅俗之辩	123
3.1.3	消费文化视野下爱伦·坡侦探推理小说的艺术 自主性与悖论性评析	125
3.2	爱伦·坡侦探推理小说的唯美追寻	132
3.2.1	新异原创之美	133
3.2.2	游戏娱乐之美	136
3.2.3	悬疑启智之美	138
3.2.4	否定颠覆之美	141
3.3	诗性智性的化身：神探杜宾的唯美幻象	144
第4章	唯创新是美·以恶示美·效果至上：爱伦·坡小说中 的人性主题唯美探索	149
4.1	爱伦·坡人性主题创作的问题意识	149
4.2	以丑为美：癫疯骇俗之美	153
4.3	以恶示美：异端阴鸷之美	157
4.3.1	凸显人性分裂与异化之作：《泄密的心》	159
4.3.2	彰显人性的沉沦与救赎乏力之经典：《一桶 白葡萄酒》	162
第5章	回归与超越：爱伦·坡诗歌与散文的唯美终极眷注	168
5.1	灵魂的眷注：至上之美的憧憬期盼	168
5.2	诗意的回归：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唯美自然观	175

5.2.1 田园牧歌的想象与憧憬	176
5.2.2 自然交融与神秘敬畏	178
5.2.3 自然生态危机之忧	180
5.3 超越之美：至美境界的终极眷注	182
结语 艺术自主·唯美是求：爱伦·坡唯美诗学观探踪	193
一、爱伦·坡诗学理论及创作的影响研究	193
（一）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	196
（二）对其他作家的影响	198
（三）爱伦·坡与王尔德的比较	200
二、爱伦·坡唯美思想的讨论与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9

绪 论

非理性主义视野下的 爱伦·坡唯美精神内核

一般认为，唯美思潮肇始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纯粹美，实际上，唯美真正的思想根源“同 19 世纪中叶开始盛行的非理性主义不无关联”^①。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在文学上的唯美倾向更是同他所处的 19 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由史观之，自苏格拉底（Socrates，前 469 年—前 399 年）以降，理性一直长久居于西方文论的主宰地位。苏格拉底认为，“人凭借感觉，无法获得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②理性天经地义成为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古希腊时期，理性精神被视为人的本质存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ès，前 384 年—前 322 年）指出，理性乃是人格中至上至尊的部分，也是万物所追求的终极旨归，一个人的“理性自我，即是他的真正自我，是他个人身份的中心”，“只要人的理性锲而不舍，致力于获得俯瞰整个宇宙从其高处到其最底层的全景，到最后它便可以看出这个宇宙为何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的最终的充足理由。”^③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理性精神一度有所式

① 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1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② 转引自 [英] 鲍桑奎：《美学史》，张今译，33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③ 转引自 [美]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智德译，94～95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微，但在经院哲学那里，又重获重视。此后，理性作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被推至无上地位。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提出将一切提到理性法庭前去审查，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绝对理性更是登峰造极。在前述背景下，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纷纷向理性发起冲击，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于1814年至1819年间写就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揭起非理性大旗，宣称世界本不存在至上的理性，意志乃是世界的本体和万物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①。叔本华敏锐地发现，理性在诸多地方无能为力，甚至只是妨碍直觉洞见、“近于镶嵌画中的彩色碎片”^②。可以认为，在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身上有着同叔本华颇为相似的非理性主义艺术精神。坡摒弃文以载道的价值观，强调艺术要使人“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③。他的创作，既是对西方非理性文化独树一帜的审美化表达，也是对希腊时代以降西方以理性为正宗的文学传统的批判性与悖论性承继。

本书所探讨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涉及以直观、直觉、本能、感性、感悟、内省等形式把握世界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与蒙昧主义、反科学主义不应混为一谈。文学乃是人学。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一同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形式，因而探讨非理性因素，对于深入理解人的心理思维过程，意义非同寻常。坡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赋予“怪诞”、“丑陋”、“残破”、“衰朽”、“血腥”等殊异于传统审美观的形态以特殊的审美意义，这种对传统理性的背离与审美颠覆，既是对艺术自主性、个体性、独立性的捍卫，也是对世界驳杂性、非同一性的洞知；既是对存在困惑及现实危机的回应和反

① [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同上书，98页。

③ Nina Baym,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B, 6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 1600.

思，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与索解。

坡力图穿越生活表象，自觉疏离被主流审美驯化得想象力匮乏的宏大叙事和理性话语，而转向对个体隐秘幽微存在的探索。他将人看做非理性的实体，突入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注人的精神内部的失衡和各种潜意识的爆发，从人性角度向长期理性化的审美传统发起冲击，荡除传统意义上的崇高和平庸之间、美与丑之间的藩篱。坡对非理性的残酷进行了某种近似迷恋性的展示，直指人性深处某种反秩序、悖伦理的生存意愿与本能欲求。而意志和感觉、本能、直觉等同属非理性审美范畴。譬如，在小说《丽姬娅》（*Ligeia*, 1838）中，坡赋予这种意志以独特的审美意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幽微的人类心灵图景。他以其神性审美主义热忱，以诗性直觉捕捉要妙，体悟宇宙自然的本相，由传统的“知”转向智慧的“观”。他倾力于让人惊骇、震撼的非理性神秘命运的书写，试图为这个歧义丛生的世道人生提供一种独辟蹊径的洞察视角和审美观照模式，以此昭示我们，人无法掌控一切，科学、理性并非认识宇宙万物的唯一通道。凝聚其宇宙论、自然观和艺术观精髓的绝笔之作——散文诗《我发现了》（*Eureka*, 1850），不啻一则诗化的预言，是在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神性渐次衰微、理性操控一切的语境下，对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式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唯理主义的消解。

坡所处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适逢美国工业经济上升期。坡的文学理念正是对其时文学主潮的一种悖反。他的文学主张，与同时代作为美国文学主流派代表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爱默生笃信人人皆善，颂扬理性乌托邦，而坡则认为，回避人性的邪恶，乃是对人性的浅薄而盲目的乐观。坡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从孤独忧郁的个人出发，选择迥异于传统审美趣味的惊世骇俗、带有“黑色性质”的恐怖、暴力、凶杀、邪恶等非理性题材为观照对象，以本能、直觉、意志等主体内在的非理性因素来阐释世道人心，以新异的叙事手法展示反常识、反经验的审美思考，揭示人类幽隐的生存性状，这其

实也是对以爱默生为首、高扬人性道德的新英格兰文学派的纠偏，尽管在一些人眼里，难免有偏激之虞。譬如，他的小说《陷坑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 1843）即意在运用种种极尽野蛮、置人于死地的手段，重重设陷，营构诡谲邪魔的意境，以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震撼文明人的神经。坡以其天才诗人罕见的敏锐，捕捉现实生存的荒谬性，瞥见了人性中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一面，以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关注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局限性、否定性、可怖性与必死性。他不隐恶，不遮丑，潜入世道人心的幽微之处，将人的矛盾、爱恨交加、阴霾、莽撞、猜忌、贪婪、残酷等令人惊骇、震撼的深层心理，不加掩饰地展示出来，这正是他的作品人物常常呈现狂逆乃至歇斯底里状态的主要根源。坡不过是一个能将人性的变异、乖张、惊厥和扭曲刻画得淋漓尽致的艺术家，他以一种我们所陌生的晦暗方式，将这些为主流审美所漠视、忽略的人类状况展示给我们，这至多表明他对人生及人性的悲观、忧戚和焦虑。需要强调的是，作品中的叙述者或人物声音并不等同于作者真正的声音，因为作者的价值观与叙事者的声音所表达的价值观之间未必一致。坡在传统思维方式上掘开一个出口，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个体生命的存在，给我们展示了一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所言说的“不透明的、密实的、非理性世界”^①，凭借传统思维定式，难以洞悉其颠覆惯常经验的精神视野和文学意识。实际上，坡在其重要的诗学论文《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 1850）中已清晰地表达了其艺术观：“我对‘理’怀着一种源自心底的至深敬意，但我却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说教方式。为了使‘理’生效，我宁愿限制它们。我不愿因滥用它们而削弱其效力。”^②由此可见，坡主张“为诗而诗”的唯美理念，从根本上是有

① 转引自[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智德译，5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② G. R. Thompson, e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700.

别于对理性的全盘贬抑或全然否弃的。换言之，对他而言，浓墨重彩地抒写非理性，并不等于一味随心所欲地反理性，而只是反对理性的绝对至上，并试图超越理性。这关涉作家的艺术立场问题。在坡看来，艺术有其独立价值，艺术应恪守其本源，不应过多染指或介入浅白的道德训诫，因为任何题材如果一味以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则无独立性可言，这也是他推重“含混”、“隐晦”艺术手法的重要原因。以坡的侦探小说为例，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坡所创设的侦探推理小说模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游戏之作”，而是用心良苦、含义深邃的唯美力作，突出表现为：其一，它凸显了艺术的娱乐、游戏、怡情的审美本相；其二，它表明了创作者过人的洞悉世事的睿智以及在逻辑、理性、知性思辨方面的正常乃至超常，是对那些对其心智和趣味以及创作风格误读、误解和质疑所作的一种别有深意的回应；其三，在独出心裁的审美游戏背后，坡力图以其作品昭示我们：理性并非唯一的、最可靠的知识源泉。这实际上正是对“唯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本质”的黑格尔式的唯理主义的有力反拨。

传统理性主义最明显的缺隅在于将直觉同理性、逻辑相对立，坚信人的理性能够统摄一切，因而以理性的普遍性淹没个体独异性，人成为理性宰制下的“压抑的我”，在社会中孤独地面对外部世界。精神上的“自我”迷失，表征了一种信仰阙如、危机感深重的生存性状。理性主义的过度泛滥导致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僭越，理性将“自明”的真理强加于我们，神秘感、朦胧感、悬念、幻想、直觉、诗意遭致放逐，在理性的映射下，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向外部世界疯狂求索，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的孤独、颤栗、厌烦、忧郁、绝望、恐惧、矛盾、悖谬及苦难，然而正如舍斯托夫所言，“理性既不能穷尽世界的真理，也不能穷尽人自身，个体生存的焦虑感和无助感依旧深重。”^①

^① [俄]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张浜译，11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在此语境下，挣脱现世苦难和纷争，于无望中探求终极永恒的彼岸存在，以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成为坡在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旷野呼告”式的散文诗《我发现了》的重要意旨与审美鹄的。

坡的文学理念深受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美学原则的影响。该派崇尚诗化原则、非理性和无意识原则及反讽说原则。坡将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力量等“非理性”作为建构其唯美理念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将文学从载道的理性中解放出来，回到感性和直觉的表现，这一文学诉求，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拨。他希望通过魔化的内心活动，将丑恶的经验世界转换为审美化的艺术世界，在诗意的幻境里构筑彼岸世界。面对同工具理性结伴而至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坡将“超越”问题同审美、美感结合起来考察，以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诗性表达方式，将难以排解的痛苦意识化作一种颠覆的力量，以超越人生的悲剧性，这是他选择将死亡、癫疯、血腥、暴力、毁灭等作为美学思考和艺术观审对象的重要内驱力。

坡的文学理念推重艺术自主与审美维度。他将精神世界分成纯粹的智性、趣味和道德感，认为“智性关注真理，趣味用以感知美，而道德感则关涉责任。换言之，道德感教人以责任义务，智性晓人以利弊，趣味则以展示美为己任”^①。坡的这一划分，是对“艺术发生”的非理性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领域自主性、自律性的宣示，也是对其非理性、非功利性的唯美理念的有力辩护。坡力图由此出发，以“艺术效果至上”、“唯效果是美”的理念，为一切“新异”的艺术创作争取合法性。他不按惯常的逻辑思维和主题意识建构其文学想象世界，强调艺术原创、艺术实验和形式探索，致力于以激烈、先锋的方式，颠覆传统审美经验的权威性，让艺术作品中的否定意义审美化、正当化。然而，在传统视阈里，非理性被视作

^① G. R. Thompson, e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701.

反理性的代名词，进而被等同于否定理性，坡为此而被贴上“颓堕”、“非理性”的标签，而长期不为人解，难为世容，也属自然。

坡对直觉思维和无意识的推崇，对无法抗拒宿命的深刻洞察和大胆直视，具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基本内蕴。无论是在以逻辑为故事支点的侦探推理小说，还是在他去世前的绝笔——宇宙论散文诗《我发现了》，无不体现其重直觉的文学主张，尤其后者更是对法国哲学家、唯理主义创始人笛卡儿所主张的清晰明白的观念就是“真理”以及“我思故我在”命题所宣讲的让思想（理性）成为存在（感性）依据的有力反驳。坡的宇宙论视宇宙为非理性的、基原力的自我发展，认为唯有凭借“直观”力量才能参悟它，强调顿悟和渐悟对了解宇宙人生的价值意义。从创作效果来看，坡的侦探小说为读者提供了愉悦、惊悸的体验及宣泄，但并非仅限于提供一种虚假快感，面对作为思维过程的物化的意识形态写作，坡着意以令人意外、不寻常的事件组合，将经验世界诗意化、神秘化、审美化，以达到震慑人心的艺术效果，提供一种逃离现实苦难的途径。

坡以美为观照一切的透镜，注重以直觉来观审自然、创作艺术，强调情感与个性化表达，并不意味着他的抒写完全是非理性的生命倾泻，正如他在《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1840）序言中所指出的，除书中一两篇在最纯粹的心灵狂想中孕育并完成的作品外，“收录于本集子的短篇作品绝大部分为深思熟虑的有意尝试与煞费苦心之结果。”^①他虽然抒写超自然的恐怖、怪异现象的疑惧、神秘的死亡、美与美感的幻灭、残忍的罪行、凄凉的宿命，但其作品的荒诞、神秘和疯狂只是外部的，而其内在性却是严肃而具有颠覆性和批评性的。坡试图通过其作品，改变人们对艺术和人生的认知方式和感悟方式，这样的题材，对于160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焦点而言，是超前的，因此他说“我可

① G. R. Thompson, e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621.

以等上一百年”，以获得世人的认同。就此而言，坡是警拔超迈的。

坡在《怪异故事集》序中写道：“人们将会发现，‘怪’和‘异’这样的冠名已足以准确道出此处发表的这些故事的共性。但仅依据我在两三年里创作了具有共通性的 25 个短篇小说这一事实，尚不能公正地得出结论（那无论如何也不是真正的结论），认为我对这类创作抱有任何无节制的、或曰任何怪异的嗜好或偏爱。”^①这是坡面对被斥为异端的误解所作的自我辩白，他的创作并非源于对怪异的嗜好和偏好，而是为践行其文学理念所作的自觉而苦心孤诣的实验。纵观坡的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在本质上是源自清醒而自觉的意识活动，他的构思天马行空，故事看似虚幻荒诞，但其形式却遵循秩序、定律等逻辑理性，以理性形式承载感性题材，即便在处理想象性、感悟性诗歌题材时，也以理性的创作态度为其作品寻找最佳的艺术表达效果，这一点在其《诗歌原理》中有极为清晰的表达：“诗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诗必须予人以刺激，才配称为诗。诗的价值同它所带来的这种刺激成正比，只有强烈的感受，才能带来刺激。”^②坡认为一切刺激都是短暂的，因而主张短制，反对长章；他强调，未经锤炼的语言，无法予人以刺激，因而倾力对语言等形式进行炼金术般的推敲研磨。坡创作的独特性，尤其是其作品呈现的“隐秘结构”，凸显其布局谋篇绝非仅凭兴之所至，而是深思熟虑之结果。可以说，以理性形式抒写非理性题材，构成了坡的创作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

0.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爱伦·坡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作为“英

① G. R. Thompson, e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620.

② Nina Baym,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B, 6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 1606.

语国家中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大陆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学思潮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家”^①，一百多年来，坡的作品从未离开过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视野。曾获美国普利策奖的《美国思想史》（*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1928）一书的作者沃浓·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 1871—1929）将其誉为“美国的第一位艺术家、第一位唯美作家、第一位批评家”，与此同时又称坡的问题像“谜一般难解”。^②而以捍卫西方文学正典著称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更下过如下经典性断语：“自爱伦·坡以来，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如此让人不可回避，而同时又如此地令人猜疑。”^③作为最为复杂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留给世人的印象极为多面。他个性独立不羁，抒发性灵，自出机杼，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由于坡标举纯文学“效果说”，因此其作品给人以神秘晦涩和怪异恐怖之感，显得氛围阴暗，精神向度低沉，因而又被苛刻的评论家冠以“颓堕”、“病态”乃至“精神癫狂”的标签。

另一方面，坡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常读常新，魅力不衰。坡创作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他选择文学主题是否如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式所审视的那样，“不看重作品的理性内容”、“忽视人生经验”、“只强调情绪感染力”？还是在追求“效果”的背后，另有其极富启示意义的思想内核，即具有一种深刻的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对此，笔者认为，要透视坡在创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必须揭开坡神秘的唯美面纱。本书选择从坡的美学思想入手，还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作为另辟蹊径、启蒙现代文学的大师和先哲，坡揭橥了

① G. R. Thompson, e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xiii.

② 参见 [美] 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402 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③ [美]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6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现代纯诗歌理论，肇始了欧美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形式，是现代作家中最突出的技巧创新家之一。他的侦探、恐怖及惊悚小说被奉为经典圭臬，一百多年来，受其影响的作家不计其数，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1881）、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及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 1899—1986）等现代大家。在德语作家中，坡博得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里克尔（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等文坛巨匠的赞誉；在英国，唯美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受其《椭圆形画像》（*The Oval Portrait*, 1850）笔法的启发，完成了传世之作《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在法国，坡更是被推尊为 19 世纪象征主义流派的精神领袖。坡别具一格的艺术理念与创作实践，给后世文坛留下了一笔特殊的财富。考察坡的唯美思想，既有利于分析其与现代文学流派的内在承继关系，又能揭示其作品魅力和影响力经久不衰的深刻根源。

其次，美国历来推重文学批评，又是“新批评”等多种现当代批评理论的故乡，早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坡就开始为多家报刊撰稿，积极参与文学批评实践。作为美国第一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职业评论家，坡与库柏和爱默生等人的诗歌小说理论奠定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坡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创造力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此，考察坡的文艺思想，探究其唯美主义创作倾向产生的理论背景及文化背景，不仅对其文学产生的源头机制和生产模式进行探讨极有必要，无疑也有助于我们在洞察坡的文学品味的同时，还可以从中窥探美国文学评论的源头。

再者，坡的唯美思想中所涉及的纯文学与道德介入、日常经验与精神领域的区隔等问题，并非仅仅是 19 世纪的美国的本土问题，甚至不仅仅属于西方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坡主张“为诗而

诗”，推崇“效果至上”，高扬“美”的独立价值，这种对“为艺术而艺术”境界的诗意追求，关乎诗学本源和艺术本质，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坡注重人类心灵宇宙的探索，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反思上，他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这是觉醒者的冷峻和尖刻。困扰这位作家的问题，一百多年后依旧困扰着我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坡作品中所涉及的人性中的“明知故犯”等命题，时至今日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文学批评相对乏力的当下，对坡的深刻的批判性和审美意识的深入探索，对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有着积极的意义。多年来，坡的诗学理论和艺术创作被后人褒贬不一，坡的作品译介多，但精湛的研究仍嫌不足，一些语焉不详的问题尚待作出深入的梳理，尤其对其作品多义性背后的创作思想的溯源和梳理，仍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先入为主地贴标签，妄加讥诮，或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论，浅尝辄止，极易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臆断。与其相反，本书拟立足于经典文本重读，探究坡作品的特异性，还原历史本相，证明坡并非“摆弄雕虫小技”的手工匠人或“颓废”作家，而是独具个性的杰出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坡的作品在其身后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推介才开始真正为世人所瞩目，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坡始终没有离开人们的批评视野，其间，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乃至新兴的酷儿理论等都先后将其作品列为阐释对象，这显示出坡作品的无限可挖掘性及可阐释性。与国外经久不衰的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对坡的研究则颇显不足。语言障碍、文学翻译自身的局限，加上坡作品独特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都构成了许多国内读者对坡作品解读的障碍，这也是本书关注坡研究选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必要指出的是，早在1992年学者盛宁就撰文指出，对坡的